

[日] 渡边淳一



- 渡边淳一眼中的《源氏物语》。
- 一个男人和十五个女人的爱与恨
- 在渡边淳一的笔下重新得到了诠释和升华！

光源氏钟爱的

女人们

源氏公子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追逐女人？
一言以蔽之——
因为他是一个男人！



四川文艺出版社

[日]渡边淳一

1313.6

28

2003



● 渡边淳一眼中的《源氏物语》。

● 一个男人和十五个女人的爱与恨

在渡边淳一的笔下重新得到了诠释和升华！

光源氏钟爱的

女人们

源氏公子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追逐女人？

一言以蔽之——

因为他是一个男人！



姚继中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源氏钟爱的女人们 / (日) 渡边淳一著; 姚继中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3.10 (2003.11. 重印)
ISBN 7-5411-2216-5

I. 光... II. ①渡...②姚... III. 随笔-作品集-
日本-现代 IV.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0465 号

Copyright (c) 2003 by WATANABE Jun'ichi
MANDAR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by Noah Life Co., Ltd, Japan

策划组稿: 邱季生
责任编辑: 邱季生
封面设计: 邹小工
版面设计: 史小燕
插图: 宋 旻 赵 亮
责任印制: 龙小龙
责任校对: 汪萍等

书 名 光源氏钟爱的女人们 定价 19.00 元
GUANG YUAN SHI ZHONG AI DE NU REN MEN

作 者 (日) 渡边淳一 ISBN7-5411-2216-5/I·1869
译 者 姚继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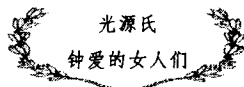
2003 年 10 月第一版 2003 年 11 月第二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 字数 184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益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电话: (028) 86666700 [发行部] (028) 86662959 [编辑部]
http://www.scwys.com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照排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86636481 8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电话: (028) 85011398

素 | 人 描 | 物

光源氏——桐壶帝与桐壶更衣所生。由于母亲桐壶更衣身份地位较低，被降为臣籍，赐姓源氏。十二岁行冠礼、与葵姬结婚。十七岁常常访问六条妃子（此前早就开始私通）；追求空蝉被拒绝；错与轩端萩发生关系；邂逅夕颜，在幽会过程中夕颜猝死；十八岁初见紫姬；邂逅末摘花，与其发生关系；与藤壶妃子私通，并致藤壶妃子怀孕；十九岁与老女人源内侍调情；二十岁与胧月夜偷情；二十二岁与紫姬成为事实上的夫妻；二十五岁再访花散里（何时开始私通不详）；二十七岁与明石姬结合；三十二岁向槿姬求婚、被拒绝；三十六岁向玉鬘求婚、被拒绝；四十岁取三公主为妻。

一生中追寻自己母亲的身影，把母亲的身影在理想化的同时叠映在藤壶妃子身上。追求藤壶妃



子，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使藤壶妃子成了他心中“永恒的女性”。紫姬起初作为藤壶妃子的替身，源氏公子赋予她的爱是分裂的，即既有替藤壶妃子承受的爱，又有她自己对源氏公子的吸引。直到藤壶妃子去世后，紫姬身上不再有藤壶妃子的影子，源氏公子才把自己全部的爱倾注在紫姬身上。

藤壶妃子——桐壶帝的女御。由于相貌酷似桐壶帝无限宠爱的光源氏的母亲桐壶更衣，所以既深得桐壶帝的宠爱，又是源氏公子因恋母情结而依恋和向往的“永恒的女性”。正是因为藤壶妃子的存在，才演绎出了源氏公子的一个个爱情故事。

藤壶妃子处事冷静、明智，她靠惊人的自制力，不仅集皇上的宠爱于一身，还把她与源氏公子的私生子送上了帝王的宝座。地位、荣誉、财富，人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一直伴随着她离开这个人世。

葵姬——左大臣之女，源氏公子的结发之妻。美丽端庄，但缺少情趣。由于与源氏公子的婚姻并非出自两相情愿，因此婚后一直为无爱的不幸婚姻而苦恼，结果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紫姬——藤壶妃子的侄女，光源氏心中的理想的女性，一个“幸福的悲剧”性人物。山野蓬门之中，源氏公子窥视到了“永恒的女性”的面影，紫姬不但相貌酷似藤壶妃子，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与藤壶妃子系

同一血统。

在源氏公子的精心呵护下，紫姬的一生，犹如美丽的花朵。她因源氏公子而绽放，为源氏公子而芬芳。她是源氏公子无比自豪的高尚优雅、善解人意的紫夫人。

紫姬的一生，是沐浴在爱的海洋中却未能享受到充分的爱。源氏公子对她说过“我爱你胜过他人”，却没有对她说“我只爱你一个人”。

明石姬——中等受领阶层明石道人的女儿，光源氏的夫人。明石姬没有什么特别非凡的才气，也不具羞花闭月的容貌，更谈不上有奋发的意气。但她具有对自身价值的正确判断、审时度势的能力、卧薪尝胆的惊人毅力，以及体贴他人的真诚与纯朴。正是这些蕴含在人的性格内部的、不被人们看做才能的潜在能力，使明石姬成了人生的胜利者。

三公主——朱雀帝的三皇女。十四岁时与四十岁的光源氏结婚。婚后又与柏木私通，生下了私生子薰君。三公主天真无邪，正直温顺。但她却是一个不幸的人。平心而论，三公主原本是由父皇强加的这桩婚姻的受害者。可另一方面，由于她嫁给源氏公子为正妻，令无辜的紫姬痛苦、懊恼，最终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她又成了加害者。这是一个极具讽刺的结局。

六条妃子——前朝某大臣的千金。出身高贵，容貌姣

好，情趣高雅。曾进宫给东宫太子当太子妃，生有一女（后来的秋好皇后）。不幸的是太子早逝，她从此寡居。她把真情奉献给了源氏公子，而源氏公子在得到她之后反倒与她若即若离。强烈的妒火化作怨灵出窍，毫不留情地置情敌于死地。

空蝉——地方官伊豫介的后妻。有良好的教养，姿态端庄，举止高雅，有一般年轻女子所缺乏的沉稳谨慎。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迫于源氏公子的百般纠缠，曾经有过一次以身相许。但她决没有答应他的第二次要求。——以拒绝来拴住男人的心，以拒绝来昭示自我存在。这就是空蝉惟一的武器。

夕颜——已故三位中将的女儿。头中将的情人，与头中将生有一女儿（玉鬘）。夕颜正是源氏公子所喜好的“柔弱、本性谦恭谨慎、善于体贴丈夫的女子”。她万事不刻意追求，始终保持一种悠闲宁静的心境。可怜的夕颜，终究没能经受得住六条妃子怨灵的诅咒，在与源氏公子幽会过程中猝死，结束了年仅十九岁的短暂生命。

玉鬘——夕颜与头中将的私生女儿。母亲夕颜猝死后，随乳母前往筑紫。直到二十一岁，乳母的家人历尽艰辛，才把她带回京城。源氏公子得知她是夕颜之女，且又美若天仙，遂收做义女，安置在六条院的夏院居住。面对义父光源氏的求爱，她恐惧、困惑，无奈之下匆匆嫁给了髭黑大将。玉鬘拒绝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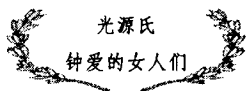
氏公子的求爱，对源氏公子的打击是巨大的。

乍一看，平凡而又本分的女人，说不定在某时某地，同样会给某人带来相应的喜悦和悲哀，在不知不觉中，对某人产生深刻的影响。

槿姬——桃园式部卿亲王的女儿，光源氏的堂妹。十四岁开始前往贺茂神社当斋院，二十二岁时因父亲去世返回京城。槿姬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或者说是一个长期置身于世俗之外的人。她不与世俗女子为伍，自始至终无视源氏公子强烈的爱，坚定不移地拒绝了他的追求，显示出了她独特的存在。

末摘花——常陆亲王晚年所生的一位女儿，相貌奇丑。她坐着时尤显上身很长；那鼻子又高又长，尖端略略下垂，并带有红色；脸色比雪还白，白得发青；额骨宽得可怕，下半边脸很长；身体很瘦，筋骨嶙峋，肩部的骨骼尤为显露，叫人看了觉得很是可怜。末摘花惟一拥有的武器是她的执著。她以她的执著感化了源氏公子。末摘花试图暗示女性之美与其说蕴含于形体之中，倒不如说外表丑陋者，其内心对人生意义的认识更为深刻。

源内侍——宫中惟一的老年侍女。然而，人老心不老。源内侍生性异常风流，在色情上完全不知自重。源内侍在《源氏物语》中是个另类人物，她公然积极主动地接近男人，寻找异性的乐趣，全无羞涩之意。



胧月夜——右大臣的六女儿，弘徽殿太后的妹妹。朱雀帝的尚侍。一位不惧官阙礼仪束缚，开朗活泼，处处与众不同，特别对爱情更是热情奔放的女子。由于左右大臣政治上的角逐，导致源氏公子与胧月夜的私情被发现，源氏公子不得不离开京城，流放须磨。胧月夜高雅不失开朗，高贵不失宽容，始终保持主体性的反抗精神，令源氏公子自愿走向毁灭。

桐壶更衣——桐壶帝最宠爱的更衣（在嫔妃中身份地位最高的是女御，其次是更衣、尚侍），光源氏的母亲。桐壶更衣美丽动人，柔弱中透露出楚楚风情。她出身并不高贵，却蒙皇上特别宠爱，因此无端地招来了许多的嫉妒。特别是桐壶帝的正官弘徽殿女御，尤其容不得桐壶更衣的存在。桐壶更衣不辞劳苦，朝朝暮暮侍候在皇上身边。终因不堪精神重荷，积劳成疾，在光源氏三岁那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桐壶帝与桐壶更衣的爱情故事，犹如一曲日本版的《长恨歌》。

弘徽殿女御——桐壶帝的正官，右大臣的女儿。儿子朱雀登基后册封为弘徽殿太后。弘徽殿女御生性嫉妒，心胸狭窄，追求权势的欲望十分强烈。由于她容不得桐壶更衣的存在，桐壶更衣去世后，便将怨恨转嫁在光源氏身上。她最称心如意的事情是把光源氏流放到了须磨；她最失望的事情，恐怕是她的



儿子朱雀帝赦免了光源氏，使光源氏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头中将——左大臣的儿子，光源氏的挚友。与光源氏有着同样的癖好，即不顾家有仙妻，四处钻营，以渔猎女色为能事。特别是与夕颜私通，生下了女儿玉鬘。头中将倒也事业有成，最终官运亨通，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大臣。

髭黑大将——平安王朝的武士，玉鬘的丈夫（髭黑大将另有元配夫人）。粗俗中有细腻，刚毅中有柔情。在《源氏物语》的主要人物中，髭黑大将是惟一与平安王朝高雅的审美境界不协调的人物。他竟然敢与冷泉帝争夺玉鬘，暗示着武士势力对王朝政权的虎视眈眈。但他对玉鬘却是真情的付出。

话 渡 边 淳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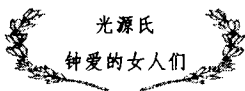
男人与女人——
恒久不变的爱与怨



上初中二年级的那年春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源氏物语》。当时，国语老师中山周三先生在讲解日本文学流派的时候，提到了《源氏物语》。

进入高中以后，在“古典文学”的课程里，学习了这部作品的部分章节。但准确地说，比起《枕草子》来，《源氏物语》给我留下的印象，总觉得要淡薄许多。其理由是，《枕草子》是随笔，每一篇都是独立的，诸如《讨厌的东西》《无趣的东西》等，都是独立成篇，每读一篇总觉得有所收获，内容也比较容易理解。

在学校所学的《源氏物语》，即便是其中的一卷，如《桐壶》卷，也只是其中的部分内容，往往连故事情节也弄不明白，就不了了之了。无论多么有名的作品，如果只抽出其中的一部分，去断断续续地阅读，那自然就会扼杀了对作品产生的兴趣。再说，对于还是些淘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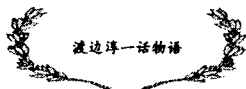


的初中生和高中生来说，《源氏物语》中以光源氏为中心的、那些风雅的恋爱故事，总觉得过于女性化，似乎是与自己无缘的世界。加之，如今处在一个暴力占上风的时代，所以对光源氏那种在贵族社会里养尊处优的幸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美男子，总是本能地抱有一种反感的情绪。在我进入大学以后，又被外国文学深深吸引，特别是对阿尔贝·卡米和卡夫卡的作品很感兴趣。我想，除了专门研究古典文学的人之外，一般人或许都不会太关心像《源氏物语》那样的古典文学吧。

大约是在25岁前后，我着手和一些朋友一起创办一份同人杂志。与日本现代小说及西方文学相比，我发现自己对日本古典文学的知识很浅薄，因此想尽可能地把日本的古典小说通览一遍，由此促使我再次接触到了《源氏物语》。我恍然发现，《源氏物语》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王朝的优雅和纤细，蕴涵着深深的物哀情绪，让人有一种顿悟的感觉。我进一步从小说家的角度加以审视，其构想之宏伟，语言之丰富，自然描写之巧妙，不得不让我再一次为之折服。

无论我写什么样的小说，即使只写现代小说，研读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王朝文学，无疑是在确认自己的“根”，而且也拓展了自己的文学视野。这种拓展，不仅局限于作者，同时也使读者加深了对日本文学的理解，并以这种理解去重新审视每一个日本人的立足点。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源氏物语》对于日本人来说，



都是一座值得攀越的巅峰。只有攀越了这座巅峰，才能做一个当之无愧的日本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感性与知识。

迄今为止，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了《源氏物语》。在世界文学的历史长河里，拥有如此多的读者、如此长时间广泛流传的作品，实在是为数不多的。

那么，《源氏物语》为什么能这么长久地广泛地流传呢？

紫式部开始写《源氏物语》的时间被推算为十一世纪初，具体说，大约是在公元1001年至1006年之间，距现在约一千年。一千年，细想起来，实在是一段不同寻常的悠长岁月。

事实上，经过这一千年，人们的衣食住行、思想、道德观，以至于情趣等等，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一千年前的时代背景，可以有一个大概的想象，但对那时的实际生活，却无法具体地去感受。

我们可以对当时的事物感到吃惊，可以认为不可思议，可以感叹，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把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行为模式，当做我们今天的行动参考，可以说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把它们看做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页，在充分认识到其历史性的情况下加以审视。

然而，在这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依然有许多动人心弦、令人不断产生新的感动的东西存在，而《源氏物语》就是其中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存在。

光源氏
钟爱的女人们

为什么在过去的一切都已经作古、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一篇小说却能够流传下来，甚至在千年之后，在科学文明发达的今天，它还在现代人的心中挥之不去？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源氏物语》虽然写自于千年以前，但它把人间永恒不变的真实，特别是男女之间的真情，都率直地表现了出来。

现在，即使我们对平安朝时代的社会背景，以及贵族社会的实际生活一无所知，却能对《源氏物语》里男女人物的喜悦与哀愁不感到费解。虽然历经了千年的岁月，但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源氏公子和他周围的女性们的生生息息，就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男人与女人的情感交流方式一样，依然是鲜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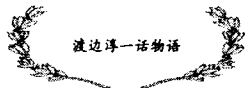
我不禁要问，为什么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方式能够恒久不变，并且能生动地传递给我们？为什么服饰、饮食、居住，以及其他的诸如思想、制度等都会成为历史，惟独男女之间的情感交流却能永远令人感动呢？

答案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

“因为男女之间的情感交流方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丝毫改变，永远在同一个圆上旋转，没有丝毫的进步。”

有时，我们也会听到这样的感叹：

“虽然现代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但男人和女人之间，却依旧为了毫无新意的情感之事反复进



行着无休止的争吵，一点都没有进步。”

这是何等的真知灼见啊！但对此我还是想作如下的解答：

“男人和女人为了感情的事做无意义的争吵，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男女之间的情感交流方式虽然历经了岁月的洗礼，但依然如旧。情感交流方式之所以没有像现代文明那样进步，那是因为我们是人。倘若人的情感也像科学技术那样不断进步的话，那人类岂不就和机器人或计算机一样了吗？”

这不是讽刺，只有人类的真情，从人类的历史有确切的记载开始，就一直没有改变过。特别是构成情感核心的男女之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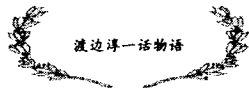
与之相比，现代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科学技术的进步应该说有着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它是以前人的业绩为基础而不断累积的进步模式。比如说：我们的祖先曾经希望能够像鸟一样在空中翱翔，于是他们就张开双臂，并在上面插上像羽毛一样的东西，然后从小山丘上跳下去，结果失败了。可是后人吸取教训，考虑到应该使用更大的羽翼，于是发明了滑翔机。这样至少可以在空中飘移了。但人类还是不满足，他们又考虑在飞机身上装上引擎，因此便产生了螺旋桨飞机。人们继续尝试着提高飞机的飞行速度与航行距离，因而诞生了像B-29那样高性能的机种。战后，喷气引擎被开发出来，利用喷气引擎为动力，制造出了喷气式

飞机，而如今更是出现了超音速飞机。我深信，科学文明的发展将会永无止境，再过百年，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超近代社会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与科学文明的不断进步相反，我并不认为诸如男女之间的情感交流方式之类的、涉及人们的内心情感的部分，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步。其理由是，诸如恋爱等情感问题与科学文明不同，它不可能在祖父、祖母等先辈们的知识基础上累加。比如，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对男女之间的事情绝对是一无所知，不用说什么恋爱的技巧，就连爱的喜悦、爱的痛苦，甚至连这个世界上还有与自己性别不同的异性存在都全然不知。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孩逐渐长大成人，他会自动亲近异性，爱恋异性，在不断积累各种体验的过程中，对男女之间的事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然而，是幸还是不幸？男女之间的问题绝不是靠读书，或者在学校学习，甚至父母的教导就能学会的。以女性为例，当一位女性爱上了一位男性，她自然能体会到爱的甘甜、男人的体贴；反之，一旦被拒绝或碰到不顺心的事情时，她就会感受到爱的痛苦。通过诸如此类的种种体验，在实际感受男女间情感波动的过程中，最终走向成熟。

男女之间的事不是知识层面上的事情，只能通过自己的体验和实际感受才能获得。其证据是，任何女性，无论你读多少有关男性的书籍，你也无法了解一个真实



的男人；相反，任何男性，无论你读多少有关女性的书籍，也不可能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女人。

男女之间的事情，也非父母的说教能使自己的子女明白的。母亲对女儿说“那不是个好男人，你不能跟他在一起”！可女儿无论如何听不进去，反而不顾父母的反对，甚至越反对她越反其道而行之，在情感中陷得越深。结果结婚了，遇到了不幸，女儿这时才想到“母亲的话原来是正确的”。当然，也不排除父母看法有偏差，儿女的判断是正确的事例。

不管怎么说，科学文明是靠学识解决问题的领域，而男女之间的事情只能靠自己的体验和实际感受所获得，即属于所谓的智慧范畴。

无论在校成绩何等优异的人，有关男女之间的事情不懂就是不懂。可有些人即使做不出多大的学问，他却能对男女间细微的情感变化体察入微。

科学文明可以由前辈传给后辈，父母传给子女，继承关系如同一根绳索，中间没有断裂。男女情感问题则不然，父母的经验只能是父母的，子女也只能自己去体会，一代与一代之间是断开的，各自拥有自己的智慧。

男女之间的情感智慧，既实在又虚无，正因为如此，所以无论经历多少个世纪的洗礼，这种智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进步，几乎是在同一个圆周上不停地旋转。当然，各个时期的政治体制、经济状况、社会风俗等等